

# 痛悼 蔣公往事瑣憶

楊 赫

民國二十四年春夏之交，朱毛殘軍竄擾川邊，故總統 蔣公戎馬倥傯，親自指揮堵擊。三月二日他飛到重慶，二十四日到貴陽，五月十日抵昆明，二十二日重渡渝市，二十六日抵達成都。當時我也在川軍將領熱烈歡迎之列，多年以來的一大心願從而實現，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英明偉大的民族英雄故總統 蔣公。

早在民國十五年七月， 蔣公親率國民革命軍北伐，我就是川軍將領中參與北伐行列的第一人，受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。民國十六年寧漢分裂，共黨及左派份子竊據武漢，有所異動，我奉 蔣公之命出任國民革命軍第五路前敵總指揮，領軍直下武漢外圍沔陽仙桃鎮，終使武漢左派集團為之解體。民國十七年十二月，我率部駐防萬縣，和二十一軍軍長劉湘爭鋒失利，退保渠縣，派駐京代表李寰晉謁，報告四川政情。當時 蔣公曾經一再予我有力的支援，一度要派一架飛機入川，接我到南京去晤談。李寰來電要我從速準備修一個飛機場，我親自選定河壩平地準備興工，其後由於軍機入川，路途遙遠，飛行安全堪虞，使我謁見領袖一事，一拖就是六七年。蔣公二十四年蒞蓉，坐鎮指揮川邊剿共軍事，從五月二十六日抵達，到八月十九日飛南昌轉赴南京，一住將近三個月之久。可是，八月二十三日

蔣公又從南京飛抵成都，以迄川境剿共宣告勝利結束，陝北剿共軍事部署完成，方於十月八日飛西安，這一次又在成都住了一個半月，留蓉時間前後在四個半月以上，四個半月間我經常和 蔣公見面。往後數十年的追隨効命，正是在這一段時期裏奠定的基礎。

蔣公駐節成都時期，以指揮剿匪軍事為主，其間只在七八月間，兩次到峨嵋山，向峨嵋軍訓團的受訓人員訓話。峨嵋軍訓團是 蔣公親自主持，專為集訓川軍將校而設立，由 蔣公親任團長，故副總統陳辭修（誠）將軍任教育長兼辦公廳主任，我為團附。團址設在峨嵋山下報國寺，一月一期。 蔣公對川軍將校這一次短期的訓練非常重視，每一期他都要去親自訓話，諄諄告誡，親切有如家人。我至今還記得 蔣公每次都以荀子所說的：「心也者，道之主宰也。道也者，治之經理也。」來鼓勵我們正心誠意，以光明磊落的心志鑄成獨立高尚的人格。培養國家民族思想，發揚奮發向上精神，著為公忠體國的節操，有以救國救民，復興民族。這也就是古人所謂：「人心善惡之機，與國家治亂之幾相通」道理之所在。

峨嵋軍訓團時期，予我印象最深刻的事，厥為 蔣公曾經指示我說：「對日本作戰，應以長江以南，與平漢線以西地區為主要線。以洛陽、

襄樊、荊宜、常德為最後之線。而以川、黔、陝三省為核心，甘、滇為後方。」

倘若我們回憶一下抗戰八年的作戰經過，即可知 蔣公對於中日之戰的全盤戰略早有廟算，其後戰局發展居然完全照合， 蔣公實在是一位極了不起的軍事學家，和大戰略家。

在成都四個半月， 蔣公送會出席成都各界擴大紀念週，發表過如何剿共，如何治川，如何救國的訓話。但是使我永難或忘的則是在 蔣公蒞蓉之初，邀集川省耆賢，殷殷垂詢民間疾苦，聽取與革意見。在座人士發言頗為熱烈， 蔣公在作結論的時候，尤曾以非常誠懇的態度，指出了四川人的六大弊病，以及如何改革之道。那真是一針見血，鞭辟入裏的高論，應可放之四海而皆準，因此特予簡述如次， 蔣公暢論四川人六大改革之道說：

一曰拙：川胞之智，甲於全國。第以聰明過度，轉至弊病叢生。人人要取巧，要討便宜，而結果則人人都失敗，都吃虧。如此聰明自誤，良可浩歎！故今日欲振拔人心，轉移風氣。唯有以拙制巧，以實破虛，方始可以有所成就。

二曰誠：今日人心浮偽，習於機詐。川省歷年紛亂，積弊尤深，鉤心鬥角，成為風氣。自今以後，應矯時弊，以道義為宗旨，共矢忠誠，為民倡導。

三曰公：今日人心陷溺，在於自私，私心一存，爭奪即起，從而禍亂不已。今後吾人欲撥亂反正，救省救國，必以大公無私為全省同胞勸。

四曰勞：凡欲移風易俗，貴能以身作則，而鼓舞羣倫，尤在乎以身先之勞之，忍人之不能忍，為人之不欲為。精勤刻苦，捨身為國，克己愛人。然後可以感人之心，使咸以長難苟安為羞。

攘利忘義為恥。

五曰儉：欲求政治之廉潔，貪污之絕迹。在政府必嚴申法紀，整飭官規。在社會上則提倡節約，以矯正奢侈之惡習，而養成節儉廉正之美德。所謂淡泊明志，儉以養廉者，此之謂也。

六曰嚴：胡林翼有言：不以霹靂手段，不能顯菩薩心腸。蓋治亂世用重典，事非得已。四川



民國二十三年二月 蔣公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時，與夫人合影，翌年蔣公即入川督師剿共。

歷年紛亂，不治已久。今而後如何澄清吏治，除貪暴而懲刁頑，亟應以至公之心，行嚴明之政，以整飭綱紀為第一要義。

政治軍事，無所不談。我對 蔣公心儀已久，他一直是我心目之中的最高領袖。因此，每逢 蔣公有所垂詢，我必定是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。例如 蔣公會經和我談到川省的人事問題，我就曾坦率無隱的提出管見，記得我曾力言二十四軍軍長劉文輝這個人絕對靠不住。在 蔣公跟前，我這一個論調是三四十年如一，斷不更改的。

有一天我請 蔣公賜我一幅墨寶， 蔣公謙沖自抑的問我：「你看寫什麼好呢？」

我說請 蔣公在曾文正公家書中選幾句寫了賜我，殊不知 蔣公一寫就是一大篇，足有二百字。我得了如獲至寶，因為，在 蔣公的翰墨之中，像這麼長的題字只怕很少。

朱毛竄擾川邊一役，我曾奉 蔣公之命，領二十軍出擊，且曾迭次圍殲共軍，一舉克服懋功。作戰經過先已在中外雜誌發表過，此處不贅。堵擊朱毛之役後，我的部隊駐在敘府一帶。二十五年六月兩廣又有所異動， 蔣公命我率部入黔，總部進駐安順，兩廣事件迅告解決，我便成為出川的一支客軍了。到了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，中日大戰爆發，我又奉 蔣公之命率部開到上海參加抗戰。由於大軍步行而往，頗費時日，我就搭機先赴南京。承蒙 蔣公在官邸賜宴，宴後還約我同看一部電影，片名是「文天祥」。辭出前我請准 蔣公讓我到未來戰局相關各省實地去看，因此使我遍歷山東、河南、安徽、江蘇、浙江等省戰略要地，對我以後領軍作戰實有莫大之裨益。我領二十軍奮戰淞滬一段，也曾在中外雜誌寫過。值得補充的是二十軍浴血苦戰，前仆後

繼。及至淞滬之戰已近尾聲時，全軍官兵祇剩下七七八八人。蔣公對於這一具有革命歷史的部隊十分重視，曾經一調南翔機場，再調南京

秣陵關，三調蕪湖、安慶。後來轉折入湘，迭經整補，又恢復了原有的兵力與編制之外，又成立了一個暫編第五師。長沙一次大捷前，我即已升任第二十七集團軍總司令，後且升任第九戰區

副司令長官。長衡會戰、湘桂會戰相繼失利，我又奉命出任貴州省主席，直到抗戰勝利為止，我都在為陪都重慶看守大門。

我任貴州省主席時，三女郁文在昆明就讀於西南聯大。有一天郁文寫信告訴我：美國十四航空隊司令陳納德將軍，和雲南省主席龍雲聯名邀她吃飯，同席有一位非常優秀的青年，名叫竺培風。他是蔣公妹婿竺芝珊先生，和胞妹蔣瑞蓮女士的獨子，英國劍橋大學土木工程畢業，回國後又奉乃舅蔣公之命投筆從戎，赴美國學飛行，時在昆明任轟炸機駕駛員。看情形陳納德將軍和龍雲大概是作一次撮合山。兒女婚姻原該自主，我個人並無意見。祇是陳、龍二位盛意可感，三女信上提到他們曾在當日席上談起貴州名產娃娃魚。恰好有軍機過筑飛昆，我便命人買了一些，托軍機駕駛員帶到昆明去，致贈陳、龍二位，無非投桃報李而已。

過後，我便將這一件事全部置諸腦後了。未幾，我飛陪都重慶公幹，曾經幾度晉謁蔣公。臨回貴陽，再去辭行，蔣公很客氣的要請我「便飯」。準時前往

會家岩官邸，汽車抵步，就有一位英俊瀟灑的青年軍官，彬彬有禮的前來迎迓，他

自我介紹的說：「楊主席，我叫竺培風。」

當日進餐，在座祇有蔣公、夫人、竺培風和我。餐後，蔣公閑閑的問了我一句：

「你看竺培風這個小孩子好不好？」

我由衷的說：「很好麼！」

這以後，便是郁文與培風兩人之間的事了。他們由相互傾心而陷於熱戀，然後相偕步入結婚禮堂，完成終身大事。婚後，夫妻相敬如賓，伉儷情篤。竺培風畢業於劍橋，學飛行於美國，返國參加抗戰，極為英勇，立有不少功勳。然而，在昆明時他不過是一名中尉，抗戰勝利後，他仍然擔任駕駛員。勝利後，我奉蔣公之命出任重慶綏靖公署副主任兼重慶市長，由筑返渝。竺培風曾乘路過之便，來看過我一次，告訴我，他正忙於在上海——西安之間，駕機往返，輸送物資。又說他所駕駛的飛機相當陳舊，就在最近一次出任任務時，飛機無法控制，居然衝出跑道之外，差一點就人機全毀。我正為他擔心，培風却很輕鬆的說：

「你老人家大可放心，我的飛行時間將滿，再飛幾個鐘頭，就要調參謀了。」

詎料，他那次回到上海，卻又續飛如故，某次自上海再赴西安。住在空軍眷舍裏的郁文，突然接到隊部的一個電話，簡簡單單的說：「竺培風駕機飛臨鄭州上空，恐怕有點麻煩。」

事後方知，竺培風座機全毀，機上七人，無一生還。到鄭州清檢飛機殘骸，只找到了一條腿，還是由於竺培風所穿的馬靴辨認出來的。

竺培風是獨子，也是蔣公唯一的外甥。他和郁文祇有一女，名竺友冰。刻與郁文均在美國，



故總統 蔣公巡視貴陽市區，本文作者（左第一人）陪侍，作者時任貴州省主席。

所幸已經長大成人，結婚生子，竺府總算有後了。

回憶之中，追隨 蔣公五十年間，隨待在一起，印象最深刻的一次，是在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九日，我在貴州省主席任上，蔣公自重慶飛抵貴陽巡視。那一天，貴陽全城為之轟動，市民扶老攜幼，夾道歡呼。盛況可謂空前。蔣公曾在貴陽小住五天，對我在貴州大興建設，發展教育，曾經備致嘉勉。那五天裏，除了巡視各地，垂詢省政，對 蔣公來說，似是近乎渡假休憩之旅。可惜四月十四日東北長春俄軍撤退，城郊共軍立即進攻市區，關外風雲變色，蔣公不得不提前搭機離黔返渝了。

民國三十七年，我的侄孫楊幹才，任二十軍軍長，奉 蔣公之命，率部進駐江蘇六合，拱衛京畿。適值我晉京述職，謁見 蔣公時，蔣公告訴我：「二十軍剛剛開到六合，你不過江去看看他們，慰勞慰勞？」

我說好，我這就去。當日渡江，驅車直駛六合。二十軍官兵眼見我這個老家長來了，歡欣鼓舞，雀躍三千。我很認真的檢閱部隊，裝備。楊幹才真不失為吾家千里駒，他所帶的二十軍，兵強馬壯，裝備精良，人數足有兩萬以上。我覺得非常之高興，順口便說：「我回南京以後，一定請 總統優給犒賞。」

當時政府財政情形困難異常，但是當我回到南京，再謁 蔣公，提出了這一個要求，蔣公却立即欣然應允，那一次，蔣公核發了一筆十分優厚的犒賞，官長每員發給銀元二十元，士兵一人十塊現大洋。這一件事，也是使我歷久難忘。

。其後，楊幹才果在蕪湖求仁得仁，壯烈殉國。

民國三十八、九年間，大陸淪陷之前，蔣公亦曾數度蒞渝、蒞蓉，主持方針大計，凡此經過，我在中外雜誌迭有專文發表，此處理應從略。重慶失陷，成都易手前夕，我從成都搭機飛海南島，征塵未卸，就接獲遠自台北陽明山官邸侍從室打來的電話說：「總裁請你明天一早直飛台北。」

翌晨，從海南島搭機飛抵台北，來不及換件衣服，便被官邸派來的汽車，接到陽明山上。

蔣公立即召見，約我共進午餐。然後詳細垂詢成都方面的情况，我一據實報告後，蔣公對我備致慰勉，憂國憂時之情，溢于言表，使我至今猶仍清清楚楚的記得。當 蔣公問及當時亟應採取何種緊急措施時，我報告 蔣公說：「當今之計，最好是多調一些飛機飛往成都，接運急於脫圍而出的各級幹部。請他們統統都到台灣來，同心協力，反攻復國。」蔣公聽後，頗以為然。馬上就致電空軍總司令周至柔將軍，請他立即着手辦理。

民國三十九年到台灣，我已七十歲，但矢志在 蔣公領導之下追隨國人之後，從事反共復國大業，我會決心從頭幹起。此所以來台之初，我的職務是一名鄰長。——蔣公一向重視體育，他也知道推展體育為我畢生志趣之所在，因此，蔣公勉勵我在這一方面竭盡棉薄，我乃出任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理事長，很想把我國的體育事業轟轟烈烈的辦起來。當世界奧林匹克會會長布倫達治先生，趁赴日本參加東京世運會之便，來台訪問。我曾陪同布倫達治晉見 蔣公，談次，布倫達治先生謬許我說：

「楊理事長真了不起，辦體育辦得那麼有聲有色。我每一次到貴國來，都有突飛猛晉，面目一新的感覺。這實在是很不容易的事。」蔣公當時頗為高興，他回答布倫達治先生說：

「楊理事長一生注重體育，他在我國是很有名的。中國人都知道，楊理事長到那裏，運動場就修到那裏，體育活動也就會在那裏出現。」

這是我一生最大的殊榮。

最後一次見到 蔣公，是在兩年以前，我中華少棒隊榮獲冠軍，揚威世界。蒙 蔣公偕夫人召見，並以茶會招待，由我陪同前往。蔣公偕夫人那一天慈祥和藹，笑口常開，顯得特別的高興。茶會將散，全體肅立，恭送 蔣公伉儷離去。蔣公伉儷從我座位後面經過，特地停步，夫人嫣然笑着對我說：「楊先生，你的身體很好。」蔣公也在向我頻頻頷首，祝福的說：

「恭喜你活到一百二十歲！」

其後，我曾一再的對家人朋友人說：全國同胞，乃至於全世界愛好和平自由的反共人士，無不希望 蔣公享壽兩百歲，三百歲，……。然而，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五日午夜，雷電交加，風狂雨驟，一代偉人、民族英雄 蔣公竟然與世長辭，遂令天人同悲，舉世之人同聲一哭。本人應中外雜誌編者之請撰此文時，也不知幾度淚與墨俱，痛哭失聲了。數十年來的記憶之中，蔣公永遠都是那麼慈祥，那麼偉大。蔣公之於筆者，除了無窮盡的賞識之恩，愛護之德外，便是四十年來每次晤對總是語多勗勉，從無一言責難。這一項事實確是筆者永難或忘的。